



11

7保士  
5983  
10-10k



門保  
號 5983  
卷 10-10



西漢會要卷六十六

宋 徐 天 麟 撰

方域三

宮苑雜錄

高帝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上說紀  
武帝建元三年徵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宮名在槐

里

南獵長楊東游宜春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  
徵循長楊以東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  
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  
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  
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蓋屋  
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  
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  
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東方朔  
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

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  
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  
地盡可以爲苑何必蓋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  
變上林雖小臣尙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  
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  
饒漢興去三河之地至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  
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  
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  
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  
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

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  
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  
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  
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  
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  
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  
而圃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  
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  
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  
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

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志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  
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  
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  
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

朔傳

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  
以銅為之上有僊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可以長  
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

郊祀志注

元封二年公孫卿曰僊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  
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

西漢會要卷之六  
三  
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桂館甘泉則作  
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  
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  
始廣諸宮室

郊祀志下

太初元年柏梁臺災越人勇之言於武帝曰粵俗有  
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  
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  
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  
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  
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

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

郊祀志

元帝延翼奉問以得失奉以爲宮室苑囿奢泰難供  
以故民困國虛不改其本難以未正乃上疏曰孝文  
皇帝躬行節儉外省徭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  
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  
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  
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  
爲其積土甚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  
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願陛下遷都正本眾  
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

翼奉傳

初元元年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

本紀下同

五年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

成帝建始元年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

元延二年十二月羽獵揚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

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尙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駮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禦所營尙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雄

傳上

省中

昭紀長公主共養省中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

掖庭

元后傳武帝改永巷為掖庭

文石之陞赤墀之塗

梅福傳願一登文石之陞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淹塗泥殿

上

法坐

梅福傳師古曰法坐正坐也猶言法宮也

內中

武紀甘泉宮內中師古曰謂後庭之室也

行內

孔光傳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猶言禁中也

行在所

武紀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巡狩故言行在所耳

公車

東方朔傳公車上書者所詣

赤墀青瑣

元后傳孟康曰青瑣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

青蒲

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見史丹傳

眾恩

文紀未央宮東闕眾恩災師古曰眾恩連闕曲闕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眾恩然一日屏

也眾音浮

珍臺間館璇題玉英

揚雄甘泉賦應劭曰題頭也椽椽之頭皆以玉飾

關入

成紀關入尚方掖門應劭曰無符籍妄入宮曰關

街市

長安四市

百官表馮翊屬官有長安四市長丞

長安西市

惠帝六年起長安西市見本紀黃圖云長安九市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

東市

鼂錯傳朝服斬東市

柳市 萬章居城西

章臺街 張敞為京兆尹走馬章臺街三輔舊事云長

野塗相經塵里

豪街 陳湯傳蠻夷

華陽街 劉屈釐妻臬

鄉里

大率十里一亭一鄉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

則曠鄉亭亦如之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

千六百二十二 百官表

中陽里 高祖居豐中陽里漢舊儀云中陽里名

尚冠里 宣帝在民間時居尚冠里本紀

長安戚里 萬石君石奮家長安戚里

陵里 萬石君傳

關

關中 關中謂咸陽秦所都也東函谷關南嶢關武關西散關北蕭關故咸陽曰關中

沛公初入關或說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可急使

守函谷關 高紀文穎曰是時關在宏農縣

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宏農縣

本紀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因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關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宏農三百里



武關

高紀應劭曰秦南關也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

嶢關

應劭曰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

散關

史記將相年表南嶢武西散關

蕭關

李廣傳匈奴大人蕭關如清曰在安定朝那縣

玉門關

西域傳云在燉煌西界

陽關

同上

天井關

成紀應劭曰天井關在上黨高都

五阮關

成紀應劭曰在代郡

壺口關

成紀應劭曰壺口在關

壺關

房太子傳壺關三老令狐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

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

景帝四年復置諸關用傳出入

武帝太初四年徙宏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

關吏卒食

並本紀

霍光曰函谷京師之固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

魏相傳

城塞

漢二年繕治河上塞

高紀又鄧通傳注云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微也

六年合天下縣邑城

惠帝元年正月城長安

三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

三十日罷

五年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戶爵一級以土並本紀

文帝時鼂錯請募民徙塞曰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本傳師古曰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

武帝元朔三年城朔方城

太初元年築塞外受降城

三年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

昭帝元鳳六年募郡國徒築遼東元菟城以上並本紀

傳置

乘傳高紀五年田橫乘傳詣洛陽如涓曰律四馬高一馬二馬為輶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

總反

傳置文紀二年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史記正義曰樂產云傳置一也謂乘傳者以傳受

君命乘置者以置馬取用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廣雅云置驛也

傳馬昭紀元鳳二年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

傳車郊祀志與力士傳同

一封輶傳平紀如瘠日律諸當秉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本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

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各兩封

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也兩端各二中央一也

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師古曰以一馬駕輶車而乘傳

一乘傳郊祀志陳寶祀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一乘傳馳詣行在所

四乘傳司馬相如論蜀使者馳四乘之傳見本傳

四馬傳韓延壽傳

六乘傳文紀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張晏曰傳車六乘也

七乘傳昌邑王傳賀乘七乘傳詣長安邸

馳傳陳平傳平乘馳傳載周勃代樊噲將

疾置劉屈氂傳

騎置李陵傳因騎置以聞

驛騎陳湯傳

廢置田儼傳尸鄉廢置

置亭馮奉世傳

傳舍酈食其傳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

也其義

縣次傳汲黯傳匈奴叛其主降徐以縣次傳之

假輶傳梅福求假輶傳詣行在所

亭障

高祖為泗上亭長高紀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宿食之所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縣大率方百里其

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凡縣道國

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

六百三十五百官表

武帝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史記將相年表按是時唐蒙通西夷南治

夜郎道始成故置郵亭比內郡焉

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

地太守以下志

武帝征四夷開西域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西域傳

武帝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於是漢列亭障至

玉門矣西域傳元封六年事

武帝軍旅數發女子乘亭障賈捐之傳

太初三年匈奴入定襄雲中壞光祿諸亭障本紀

狄山乘一障張湯傳居一障間師古曰障為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障蔽以扞

寇也

宣帝神爵元年趙充國奏計度臨羌東至浩疊羌虜

故田及公田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

前部士入山伐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兵屯田

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趙充國傳

郵亭鄉官黃霸傳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

也

都亭司馬相如傳往舍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

元帝時羌虜燔燒置亭馮奉世傳

平帝置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紀本

斥候

西邊北邊之郡斥候望烽燧不得卧賈誼傳

趙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傳本

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揚雄解嘲

郵

大鴻臚屬官有郡郵長丞師古曰主諸郡之郵在京師者也按郡國皆有郵所

以通奏報待朝宿也初置郡國郵屬少府中屬中尉後屬大鴻

臚百官表

武帝封禪詔諸侯治邸泰山下郊祀志

蠻夷邸元紀師古曰若今鴻臚客館黃圖云蠻夷邸在城外橐街中

西漢會要卷六十六

西漢會要卷六十七

宋 徐 天 麟 撰

方域四

黃河

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彊塞

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是以久不復  
塞也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因以數不登而梁  
楚之地尤甚上旣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  
上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  
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合羣臣  
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  
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鍵上旣臨河決悼功  
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  
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甯功無已時兮吾山平於是  
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

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是時方事匈奴興  
功利言便宜者甚眾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  
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  
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  
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  
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  
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  
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  
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  
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

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邱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乃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合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合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旣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勢復邪直貝邱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脩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



矣事下丞相御史自博士許商治尙書善爲算能度  
功用遣行視以爲屯氏河盈溢所爲方用度不足可  
且勿浚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  
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  
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  
夫尹忠對方畧疏闕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  
調大司農名非調也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  
發河南以東灌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邱陵九萬七  
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  
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

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二旬立塞其  
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惟延  
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  
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  
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爲前  
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  
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  
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  
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花水盛必羨

西漢書卷之七  
四  
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者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迺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鑄之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于故是歲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

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畧禁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合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爲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

西漢書卷之十七  
五  
谷永以爲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于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眾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

振贍之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眾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宏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彊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度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爲汙澤使秋水多得以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

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  
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  
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  
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  
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遊盪時  
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  
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  
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  
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  
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

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

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  
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  
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  
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  
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  
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  
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  
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  
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

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莽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

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  
以下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  
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  
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  
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漑  
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  
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  
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  
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漑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  
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

此三利也今灑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  
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漑灌相率治  
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  
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  
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召能  
治河者以百數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溝洫志

西漢會要卷六十七

西漢會要卷六十七

九

西漢會要卷六十八

宋 徐 天 麟 撰

蕃夷上

匈奴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冒頓殺父自立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

敗走誘漢兵漢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羸弱高  
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  
圍高帝於白登七日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閼氏閼氏  
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  
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  
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  
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而冒  
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奉宗  
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  
數約爲兄弟以和親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乃爲書  
使使遺高后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  
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  
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  
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  
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  
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  
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今傷痍者甫起而噲欲  
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  
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  
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敝邑賜之以書敝



邑恐懼退曰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汗做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卽位復修和親其二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於是文帝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善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古約以安邊民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遣匈奴書曰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昔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

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緋綠繒各四十四使中大夫意謂者合肩遺單于後頰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旣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曰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

關殺北地都尉中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  
兵入燒回中宮侯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  
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  
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遼爲  
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  
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  
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卽還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漢  
甚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  
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朕與單于皆  
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和親之後  
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  
單于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  
絕和親大入上郡雪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於是  
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  
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  
北棘門霸上以備胡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復與匈  
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遺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  
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  
關市饒給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問關出物與匈奴  
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

西漢會要卷之十八  
四  
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  
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獲軍將軍四將軍以伏單于  
單于入漢塞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時雁門尉  
史知漢謀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  
還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  
和親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  
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  
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  
千李廣出雁門爲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其  
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畧二千餘人

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  
騎亦且盡會燕救適至匈奴乃去又入雁門殺畧千  
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  
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  
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  
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  
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  
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冬軍臣單于死其  
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  
子於單於單于降漢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旣立其夏

匈奴數萬騎入代郡秋又入雁門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掠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漢將軍得右賢王人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趙信兵不利降匈奴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

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掠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將軍李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

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  
秦中以實之西藏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  
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年春漢令大  
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  
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  
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  
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不能與漢兵戰遂  
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  
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  
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  
卒五六萬人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  
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  
於歲元鼎三年也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  
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天子巡邊親  
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  
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令單于卽能與漢  
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  
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單于大怒留  
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  
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

王烏等闕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  
不得入宮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而入廬  
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爲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  
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爲  
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  
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  
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烏維  
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  
元封六年也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  
朔方期至浚稽山而還匈奴生得浞野侯軍遂沒於  
匈奴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  
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  
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  
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  
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  
上其秋匈奴大人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掠數千人  
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  
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句黎湖單于  
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于漢旣誅  
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高皇帝

遺朕平城之憂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大初四年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二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邪三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右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爲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更以爲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單于旣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

都尉于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  
商邱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  
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  
信城北邸鄧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  
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御  
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  
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  
陳卻敵殺傷虜甚眾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貳師將  
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  
兵于夫羊句山狹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  
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匈奴奔走莫敢  
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  
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  
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長史與決眊都尉輝渠  
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眾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  
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單于  
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眾夜  
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  
于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  
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彊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



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閭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  
 糲酒萬石糴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  
 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留使者三歲乃得  
 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律飭  
 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  
 今何故不用于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  
 遂屠貳師以祠武帝崩前此者深入窮追二十餘年  
 匈奴孕重墮殞罷極苦之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  
 病死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  
 年也後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家匈奴

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  
 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蠻夷自相攻擊  
 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  
 友明友言可擊于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  
 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明友因乘烏桓散擊之  
 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匈奴繇是恐即使使之  
 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  
 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  
 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  
 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

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  
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  
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  
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  
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  
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  
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  
自將翁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  
二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毆畜產遠  
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  
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  
百餘里至烏員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蒲類將軍  
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  
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  
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祁連  
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虎  
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卽止兵不進  
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  
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  
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

漢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  
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  
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  
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于是  
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  
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  
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  
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  
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茲欲鄉和親  
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  
立爲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虛閭權渠單  
于立九年死握衍胸鞬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  
若王勝之入漢獻見曰逐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  
隙卽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曰逐王爲歸德侯時  
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  
數譏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  
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卽與烏禪  
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  
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  
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

右賢王所其民眾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合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姑瞿樓頭爲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爲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

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尸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尸于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卽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

西漢書卷之六十八  
古  
者單于卽引西南留關敦地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  
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掠萬餘人屠  
耆單于聞之卽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  
未至罽姑地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  
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左谷蠡王姑  
脅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  
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温敦皆見匈  
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  
厲温敦爲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爲單  
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  
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  
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閭振單于在西邊其  
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  
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閭振單于率其眾東  
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  
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到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  
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合稱臣入朝事漢從  
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匈  
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鬪爲國故有  
威名于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

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疆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于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王曰不然疆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人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歛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盪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八千匹絮八千斤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卽引其眾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

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  
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卽遂留居右地白度力  
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  
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  
攻之以稱漢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  
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  
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  
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  
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  
卽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  
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  
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  
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  
之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薄責之甚急明年漢遣車  
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求問吉  
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  
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  
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卽與爲盟約曰自  
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其  
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

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疆恐見襲擊欲  
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爲匈  
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  
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卽使  
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  
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一遣貴人橐駝驢馬  
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眾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  
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卽康居誅斬  
郅支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旦喜旦懼上書言曰常  
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  
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  
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于黃  
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  
子玉牆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  
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  
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  
邊事以爲不可許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王  
昭君號寧胡闕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  
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皋立爲復  
株絛若鞮單于復株絛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



王醢諧屠奴侯入侍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繡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索單于立十歲死弟且糜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搜諧若鞮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响留斯侯入侍以且莫車爲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爲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于涂仇揮王烏夷當入侍以囊知牙斯爲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死弟囊知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一闕氏子樂爲左賢王以第五闕氏子輿爲右賢王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匈奴從此隙矣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繒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言蒙天子神靈

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大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疋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王莽秉政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欵使匈奴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令遣之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

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  
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  
宜上書慕化為一名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  
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  
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匈奴傳

西漢會要卷六十八

西漢會要卷六十九

宋 徐 天 麟 撰

蕃夷中

西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  
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  
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雋  
昆明編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  
自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茆都最大自茆以東北  
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

西自驪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此皆  
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  
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粵  
南粵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江  
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  
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  
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  
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地  
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  
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

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  
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中郎將將  
千人食重萬人從巴苻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賜  
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  
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  
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蜀  
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苻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  
將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是時巴  
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鑲數歲道不通士罷餓  
餒離暑溼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

亡功上患之使公孫宏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  
宏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宏等因言西  
南夷爲害可且罷專方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  
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保就及元狩元年博  
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  
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人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  
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  
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  
天子乃令王然于栢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  
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爲求道四歲  
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及  
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  
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  
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  
其老弱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迺發巴  
蜀罪人嘗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  
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  
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  
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  
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苻侯冉駹皆震恐請

臣置吏以邛都爲粵雋郡花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夷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爲犇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鈞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爲鈞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間歲武都氏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額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

王禹漏卧侯俞更舉兵相攻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卽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爲牂柯太守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爲民除害願出曉士眾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鉤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阨爲壘立使奇兵絕其饑道縱反間以誘其眾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

西漢書卷之六十九  
五  
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  
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

### 南粵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  
死召龍川令趙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擊并桂  
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  
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高后  
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此必長沙王計乃自  
尊號爲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  
軍隆慮侯竈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  
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  
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乃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  
國侔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  
即位意諭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  
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  
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爲太中大夫謁  
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曰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  
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  
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  
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



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  
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  
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  
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并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  
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  
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  
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  
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  
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  
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  
請然其居國竊如故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  
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爲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  
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爲藩臣毋擅  
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  
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  
軍往討閩粵兵未踰嶺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  
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  
乃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  
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  
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

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復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藏其先武帝文帝璽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嫪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嫪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猶尙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爲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將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爲入朝具相呂嘉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乃陰謀作亂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嫪樂將二千人入粵境呂嘉乃遂反

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之人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陬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幕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毆而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宏得建德粵郎都稽得嘉南粵已平

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

真日南九郡

西南夷傳

### 閩粵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王主命不王也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

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孝景二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由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與眾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

西漢書卷之十九  
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粵王郢發兵距險  
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  
來誅漢兵眾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滅國乃止今殺  
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  
亡入海皆曰善卽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  
曰所爲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  
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  
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  
乃使中郎將立丑爲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  
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  
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  
立餘善爲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  
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  
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及漢破番禺  
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  
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嶺待命明年秋餘善  
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乃遂發兵距漢道號  
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嶺殺漢三  
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不敢  
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

民爲妄言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  
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粵侯爲  
戈船下濼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  
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  
聽及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  
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眾  
降橫海軍封居股爲東成侯萬戶封敖爲開陵侯封  
陽爲卯石侯於是天子曰東粵陘多阻閩粵悍數反  
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閩粵

### 朝鮮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  
築障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遠難守復修遼東  
故塞至泚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  
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泚水居秦  
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  
在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  
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  
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  
壅關弗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

西漢書卷之六十九  
詔何去至界臨沮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  
卽度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  
美弗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  
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  
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發兵  
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  
法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  
樓船軍少卽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眾  
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  
水西軍未能破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  
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  
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  
罪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  
子曰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  
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  
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  
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  
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  
軍軍計事卽合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軍  
以報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

西漢會要卷六十九  
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峽相與謀曰始欲  
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  
王又不肯降陶峽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  
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  
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  
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  
鮮為真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朝鮮傳

西漢會要卷七十

宋 徐 天 麟 撰

蕃夷下

西域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  
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  
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  
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  
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



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云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于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

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曰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曰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于北胥鞞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

西域傳卷之二十一  
土地肥饒于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  
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  
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  
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  
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

婁羌國

鄯善國

且末國

小宛國

精絕國

戎盧國

扞彌國

渠勒國

于闐國

皮山國

烏秣國

西夜國

蒲犁國

依耐國

無雷國

難兜國

罽賓國

烏弋山離國

安息國

大月氏國

康居國

奄蔡國

大宛國

桃槐國

休循國

捐毒國

莎車國

疏勒國

尉頭國

烏孫國

姑墨國

溫宿國

龜茲國

烏壘

渠犁城

尉犁國

危須國

焉耆國

烏貪訾離國

卑陸國

卑陸後國

都立師國

單桓國

蒲類國

蒲類後國

西且彌國

東且彌國

劫國

狐胡國

山國

車師前國

車師後國

車師都尉國

車師後城長國

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于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于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

還封破奴為浞野侯恢為浩侯于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于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距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通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

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  
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  
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  
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  
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  
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  
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  
草常主發導負水僭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  
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  
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  
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  
揚言以賜外國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  
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  
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  
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  
今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  
下封介子為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  
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  
將軍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  
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

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乃與容屈王王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

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將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嫚終不可懷服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尙時

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平  
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疆漢之節餒山谷之間  
乞旬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  
厯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  
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陜者尺  
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  
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  
盡靡碎人墮執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  
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  
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弊所  
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若業已受節可至皮山  
而還于是鳳白從欽言屬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  
年而壹至云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于東界東  
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  
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烏卵及犁靛眩人獻于  
漢天子大說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  
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其後都護甘  
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

西漢會要卷十一  
一  
誅滅郅支單于是時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  
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  
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  
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  
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  
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  
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旣結在前今與  
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  
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  
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  
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  
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  
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  
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  
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  
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  
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張騫始爲  
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  
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  
言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于是天子遣貳師將軍

西漢書要卷七十  
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  
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

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  
子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于漢又欲得  
烏孫心卽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  
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莎車王弟呼  
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  
衛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卽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  
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  
是歲元康元年也始張騫言烏孫雖强大可厚賂招

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爲昆弟以制匈奴武帝令  
騫齎金幣往騫旣致賜諭指昆莫發使送騫因獻馬  
數十匹報謝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烏孫恐使  
使獻馬願得尙漢公主爲昆弟漢遣江都王建女細  
君爲公主以妻焉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  
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陁尙  
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岑陁  
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陁代立江都公主死漢復以楚  
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陁岑陁以國與季父大  
祿子翁歸靡復尙楚主解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



西漢會要卷七十  
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兵侵烏孫惟天子  
幸救之漢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卽位公主及  
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發大兵侵擊烏孫惟天  
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  
分道並出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  
長騎將以下四萬級元康二年烏孫昆彌上書願以  
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尙漢公主上乃以烏孫  
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而遣之未出塞聞烏孫昆  
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立岑陁子泥靡代爲昆彌  
號狂王天子召還少主狂王復尙楚主解憂後翁歸  
靡子烏就屠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宣帝立元貴靡  
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自分立兩昆彌後漢用  
憂勞且無寧歲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  
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  
以軍降匈奴上旣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宏羊與  
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  
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  
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  
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爲可遣屯田

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蓄積爲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于車師千餘里乃者以縛

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疆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于蒲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

奴常言漢極大不能飢渴失一復走千羊乃者貳師  
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  
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  
鴻臚等又議欲募凶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  
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  
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  
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  
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  
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  
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  
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  
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扞彌扞彌遣太  
子賴丹爲質于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于  
漢龜茲何以得受扞彌質卽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  
乃用桑宏羊前議以扞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  
輪臺輪臺與渠犁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  
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  
必爲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  
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  
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乃我先王時

爲貴人姑翼所談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  
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  
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  
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  
主上書願合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  
夫人上書言得尙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  
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俱賜印綬夫人號  
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奇珍  
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  
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

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  
王所謂羸也絳賓死其子承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  
時往來尤數遇之亦甚親密

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爲開陵侯將樓  
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  
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  
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  
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  
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  
車師宣帝卽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

西漢會要卷七十  
三  
車師復通于漢匈奴怒召其太子卑宿欲以爲質軍  
宿焉者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者車師王更立子  
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  
遮漢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  
馬熹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  
穀吉熹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  
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尙在其北石城中  
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犁田收秋畢復發  
兵攻車師王于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  
匈奴未爲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  
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  
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  
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  
熹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熹卽留一侯與卒二  
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犁車師王恐匈奴兵復  
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卽迎其妻子置渠犁  
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  
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  
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于是吉始使吏卒三  
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

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吳遣騎來擊田者吉乃與校尉盡將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卽其城下謂吉曰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乃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犁千餘里閒以河山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犁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乃得出歸渠犁凡二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

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于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車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戍已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戍已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王姑句以道當爲柱置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

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  
擊之姑句數以牛羊賅吏求出不得如句家矛端生  
火其妻股紫陬謂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  
用兵前車師前王爲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  
如降匈奴卽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  
兜國比大種赤水羌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  
欽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  
不內卽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  
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  
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

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  
上逢受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使者以聞莽不聽詔  
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至莽篡  
位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  
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  
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  
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  
與報不督錄總領也

並西域傳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粵東省城西關街  
富文齋承刊印售



